

1 March 2018

CoBo Social

"從美術館出發沿著河流而行 – 靜河流深."

Link: <https://www.cobosocial.com/dossiers/still-water-runs-deeper/>



在台灣，有三個主要的受政府資助的美術館，分別是大家較為熟悉的台北市立美術館（北美館）、中央政府直接資助在台中國立台灣美術館（國美館），以及高雄市立美術館（高美館）。這三個美術館，也剛好是台灣三個人口最集中的3大都會區。其中，高美館創立於1994年，為當中最年輕的美術館，對比北美館有「台北雙年展」的國際知名度、國美館的「亞洲雙年展」，高美館的國際知名度還在逐步上升。

TEXT: 翁浩原 Eric Hao-Yuan Weng

IMAGES: 高雄市立美術館提供

高美館在開館23年後，最近首次進行館內空間改裝，而2月初開幕的「靜河流深（Still Waters Run Deep）」就是改裝後第一個展覽，由前年就職的前台新銀行文化基金會藝術總監李玉玲館長擔任策展人。展覽的名稱源自於英語「Still Waters Run Deep」，但並不完全取原本諺語的釋義：「沉默寡言者可能胸藏丘壑」，而是從字面上的意義，「靜水流深」，根據策展人的解釋，即是水從四面八方在城市匯流，從空間和時間上連結了城市，暗示著這個展覽不僅止於館內的室內空間，還沿著河流擴展出去，而這條河即是貫穿高雄的主要河川「愛河」。

為了帶出歷史的深度，策展人似乎刻意的用西方人遭遇神秘東方國度的註解來形塑高雄的印象，像美國觀念藝術家 Joseph Kosuth 以17世紀佚名的荷蘭人繪製的台灣古地圖為靈感的作品《世界地圖（台灣）》，用標誌性的霓虹燈管勾勒出西部海岸的輪廓和當時原住民群聚的部落，輔佐七段引用自哲學家、作家和地圖有關的文句摘錄，與以遠東旅行聞名的蘇格蘭攝影師 John Thomson 鏡頭下19世紀，古稱打狗的高雄系列攝影作品，有一個抽象、一個具象的呼應。

台灣藝術家陳文祺的《偽日記》系列作品，以攝影和文字來創造歷史和記憶之間的時空關係，很特別的是他另外一件作品《人為歷史，真實的時空記憶》，用許多時代和歷史象徵性的物件來呈現歷史的切片，凸顯歷史其實是人類創造出來的，取決記錄人的立場和觀點。不過最讓人驚訝的是，這件作品，放置在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是日治時期的高雄市役所，是當時帝國主義美學的極致象徵，亦是台灣近代史上重要的228歷史事件，當年政府軍隊武力鎮壓開始的起點，讓這件作品格外令人注目，直接質疑歷史的正確性。

既然提到河流，高雄最重要的河流莫過於貫穿市中心的「愛河」，而這條河流的彷彿就是高雄的歷史縮影。高雄在日治時期前，被稱作是「打狗」，河川也得名「打狗川」，但日人略嫌不雅，改為「高雄川」，從小溪流經過人工修築，成為能有運輸功能的運河。國民政府後取名為充滿浪漫「愛河」，曾經也因蔣中正的夫人，蔣宋美齡祝壽而曾改成「仁愛河」，但早期的愛河因為工廠和家庭廢水的排入，奇臭無比，和浪漫意象南轅北轍，帶出高雄曾為工業城市的過往。

而展覽場域的其中一個地方「中都唐榮磚窯廠」，便是日治時代乘著運河便利之便，河畔的製磚工廠，曾是南台灣產能最大工廠，直到1985年後停止生產，是國定的古蹟之一。可惜的是，蔡佳葳和謝素梅的作品，僅琢磨於詩性上的美學，都帶有屏息的美感，但卻無法充分反映作為特定場域的作品。蔡佳葳和夫婿次仁札西·杰塘合作的另外一個作品《高雄港漁工之歌》和塗鴉藝術家Candy Bird和印尼移工合作的塗鴉作品《The Others系列之一：「生產線」》其實更適得其所。

在這個展覽裡，對於策展人而言，河流所帶來的詩性是特別強調的，尤其是希望能夠帶來安靜和深刻的對話。符合這特性的，莫過於去年才在馬凌畫廊香港空間舉辦個展的盧森堡藝術家謝素梅（Su-Mei Tse），她經典的墨水噴泉雕塑《Many Spoken Words（許多說過的話）》即是最呼應主題的作品，黑紫色的墨水不斷不斷的循環，滴落的聲響，在碩大的展廳中格外清楚；談到語言，最有詩性莫過於「詩」，擅長將書寫和繪畫結合為一體的藝術家蔡佳葳以詩人余光中的詩集《安石榴》為靈感，詠嘆南台灣特有的水果如甘蔗、蓮霧、芒果等。兩個藝術家在展間裡頭，形成一股充滿聽覺、視覺，還有嗅覺的體驗和感受。而一旁樓梯的則有長年旅居台灣的法國聲音藝術家澎葉生（Yannick Dauby）的《一些關於水生生物聲音與呼吸的故事》的聲音裝置，與噴泉的滴落聲交錯彼此。

而三位日本藝術家，則將唯美和細膩的詩性，用不同的方法展現出來。橋本雅也（Masaya Hashimoto）和須田悅弘（Yoshihiro Suda）都擅長於雕刻，前者喜用鹿骨，後者以木雕見長，都在寫實和微末枝節中擴展；而另一位日本藝術家柳美和（Miwa Yanagi）曾以表演性或是日本色彩濃厚的攝影作品聞名，但她這次選擇以桃樹為主題的攝影作品是以日本神話伊邪那美（Izanami）和伊邪那岐（Izanaki）的故事為靈感，並將背景放在現今的福島，象徵女性和當地的居民，就像伊邪那美在生產「火之神和鐵之神」的時候難慘而死所做的犧牲。

既然提到河流，高雄最重要的河流莫過於貫穿市中心的「愛河」，而這條河流的彷彿就是高雄的歷史縮影。高雄在日治時期前，被稱作是「打狗」，河川也得名「打狗川」，但日人略嫌不雅，改為「高雄川」，從小溪流經過人工修築，成為能有運輸功能的運河。國民政府後取名為充滿浪漫「愛河」，曾經也因蔣中正的夫人，蔣宋美齡祝壽而曾改成「仁愛河」，但早期的愛河因為工廠和家庭廢水的排入，奇臭無比，和浪漫意象南轅北轍，帶出高雄曾為工業城市的過往。

而展覽場域的其中一個地方「中都唐榮磚窯廠」，便是日治時代乘著運河便利之便，河畔的製磚工廠，曾是南台灣產能最大工廠，直到1985年後停止生產，是國定的古蹟之一。可惜的是，蔡佳葳和謝素梅的作品，僅琢磨於詩性上的美學，都帶有屏息的美感，但卻無法充分反映作為特定場域的作品。蔡佳葳和夫婦次仁札西·杰塘合作的另外一個作品《高雄港漁工之歌》和塗鴉藝術家Candy Bird和印尼移工合作的塗鴉作品《The Others系列之一：「生產線」》其實更適得其所。



前為謝素梅（Su-Mei Tse）作品，後為蔡佳葳作品。高雄市立美術館提供。

河從山裡出發，最後流進海洋，愛河和其他河一樣，都流入海洋。在流域的最南方，有一個呼應的計畫，由藝術家，也是策展人的吳瑪悧，在旗津進行多年的參與式藝術計畫《旗津灶咖》，灶咖，其實是閩南語廚房之意，透過飲食的聚會來探討在地文化。吳瑪悧早在2011年就曾進行過「樹梅坑溪」系列活動，用藝術形塑公眾概念，透過早餐會、社區劇場、流動博物館等，討論大家對溪流的想像。而在旗津的這個計畫，和2015透納獎得主Assemble，有異曲同工之妙，用年久失修的海軍技工宿舍來改造，結合建築師、設計師、藝術家等，讓外來人口比例最高的老舊社區，可以在廚房，以食交流，在開幕的活動裡，有從越南遠嫁台灣的阿美帶來的法國麵包、越式春捲；照顧印尼同鄉飲食的開設便當店的心如帶來沙爹等。吳瑪悧引導她們在大家面前講述自己的故事和介紹食物的故事，她們自信又嬌羞的樣子，可以看見藝術如何Empower一般民眾，深刻的體驗藝術的詩性是來自於感性地感召，而不僅止於白盒子裏頭刻意的展示。

從展覽裡看得出策展人的企圖，想用河流這個意象深厚，多層意義，帶有流動感的詞彙以啟山林，作為包覆性的策略，不過對於在地文化的深入，似乎還需要更多的時間慢慢發酵，抑或是主題能夠有多層次的詮釋，而不僅僅是關注於詩性和美的解讀上。不過能夠讓展覽走出館內，和不同的文化機構和團體合作，這都是值得讚許的部分，如同策展人在手冊所講的：「本展希冀展現一種沉穩、緩慢的文化速度，一種寧靜自我反射的覺知力量，如同河流穿越界線，連接彼此，卻又寬厚的包容著彼此的不同。」

靜河流深 *Still Waters Run Deep*

10/02/2018 – 10/06/2018

主場域：高雄市立美術館1樓雕塑大廳、104-105展覽室、B1視聽區、402展覽室休憩區

流域：國定古蹟中都唐榮磚窯廠、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高雄市電影館、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旗津灶咖